

走在以色列

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与犹太定居者的孩子对话

站在希伯伦城中一家巴勒斯坦小店门前，猛一抬头，看见街对面七、八个10岁出头的男孩，正站在一个高大的铁门前晒太阳。这些孩子外表都挺可爱，个个都头戴黑色犹太小帽，两鬓扎着一绺卷卷的小辫子，身穿犹太传统的宗教服饰，一看即知是犹太定居者的孩子。循规蹈矩的繁冗教条似乎还没有完全束缚住孩子们活泼的天性，他们好奇地看着街景和过往的路人，快乐地享受着和煦的阳光。两个手持钢枪、神色凝重的士兵站在他们身后，显然是为防备这些孩子遭到什么不测。

这种景象正是希伯伦犹太定居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我赶忙举起相机，调准焦距，正要按下快门，对面的孩子发现了我，用英语冲我喊道：“不要拍照，今天是安息日。”虽然面对的只是一群孩子，但入乡随俗，我也只好不情愿地收起相机，免得冒犯人家的教规。

我穿过马路走向这群孩子，试图接近他们。他们倒也落落大方，一个脸上长着几颗小雀斑的男孩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生在澳大利亚，几年前跟随父母来到此地，与他身旁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其他孩子在大铁门后边的犹太神学院学习“托拉”经书。他得知我是中国人，友

——
一个重庆女孩的中东见闻

本刊特约记者 罗夏
图 张传兵



好地冲我一笑，但很快就又换了一种怀疑的眼神，问我：

“你喜欢他们——阿拉伯人？”犹太定居者都不接受巴勒斯坦人这个概念，他们坚持只有犹太人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人。

“我喜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我看出他的神态和语气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敏感和脆弱，连忙显示出自己的不偏不倚。

“他们不好，都是疯子。”这种经常挂在犹太极端份子口中的话，竟出自这个一脸无邪的孩子，使我颇有点震惊。

“不，你不能这样看待他们。这样的话，也许人家也会觉得你们才是疯子呢！”我想开导他，让他学会将心比心。



作者在耶路撒冷老城阿拉伯店铺前

他居然耸耸肩，似乎对我的话毫不在乎，说道：“这块地方早就是我们的，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土地。”似乎这就是他的根据。

我不得不反问他：“何以见得？”

“我们有证据！圣经时代我们就在这里生存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祖先买下的，是我们的故土。”他顽固地狡辩，也许在他的头脑中，阿拉伯人不配作亚伯拉罕的后代。

小男孩很聪明，亦很狡黠。但脑袋里已被灌输了极端的犹太正统教义，处处显示出成年极端犹太教徒的固执偏激和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到这里，同他的对话已因为理念的的根本差异而无法深入下去。通过同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的对话，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接近的犹太定居者的内心世界。

希伯伦很有名，因为这里有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共同始祖亚伯拉罕的墓园，无论是穆斯林还是犹太教徒，都把希伯伦视为他们的宗教圣地。现在这里还保存着一座圣殿，犹太教称为麦比拉洞，穆斯林称之为易卜拉欣清真寺，在这座圣殿中，两教教徒各据一方，隔墙而拜，用不同的礼仪祈祷。近一百年来，希伯伦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以色列占领后，不断有犹太教徒从四面八方，甚至从远隔重洋的美、加到这里定居，这些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保住每一块犹太圣地，不被异族玷污。他们中不乏极端分子，1994年从美国来的定居者戈德斯坦在圣殿大开杀戒，枪杀了29个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希伯伦惨案”。

不少人都对定居者的行为难以理解，他们为了犹太教条，不惜舍弃汽车、洋房等物质享受，却要跑到近乎荒漠的落后地区定居。他们有比大多数普通犹太人更狂热、更极端的宗教信仰，坚信这片圣地都应属于犹太人，应该把巴勒斯坦人全部赶走。他们孩子们的生活却因此被彻底改变：这些孩子原本生于西方，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生活在一种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快乐幸福地成长。然而，因为父母的信仰，他们却身不由己，被带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整天闭锁在幽暗的陋室里反复诵读经书，从精神到外表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犹太印迹。

约旦河西岸

约旦河西岸在全球媒体上曝光率极高，这里始终是以巴冲突的前沿现场。50多年前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停战后形成了一条被称为“绿线”的临时分界线，约旦河西岸就是指“绿线”内、约旦河以西面积约5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由约旦人控制，1967年以色列发动突袭将西岸据为己有。以巴达成“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开始从西岸部分地区撤军，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近年来，由于以巴冲突日趋激烈，更使约旦河西岸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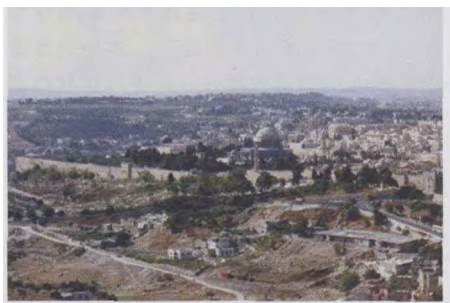
1999年春，以巴双方尚相安无事，我和同事曾驱车作了一次约旦河西岸一日游，走访了4个巴勒斯坦自治城镇。车出特拉维夫不到1小时，我们就穿越了那条著名的“绿线”，进入西岸地区。其实，所谓“绿



作者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犹太移民



巴勒斯坦街头拥挤的人群和国旗



远眺耶路撒冷全景

线”是画在地图上的，实地并无明确标志，但我们还是根据路旁路标上多出的阿拉伯文字觉察到我们的方位。第一站是卡勒基利耶，城外有一个以军检查站，几块混凝土隔离墩将道路缩窄，腰挎步枪的以军士兵逐个检查来往车辆。车过哨卡，就算进入巴区了，路边也有一个岗亭，上面挂着巴勒斯坦旗帜，一名巴勒斯坦警察以灿烂的笑容向我们表示欢迎。卡市很小，与以色列城市咫尺相邻，市景亦颇有些一脉相承，街道两旁建筑的格调与毗邻的犹太市镇没有太大区别，都是那样淡淡的米白色，沐浴在同样温暖如春的阳光里，散发出同一种安宁的气息。要不是散落在各处的几座高高的伊斯兰教诵经塔，以及居民们的阿拉伯衣着，我们看不出它与邻里有多大差异。但是，时至今日，这样的宁静却

每每被枪炮的喧嚣打破。

第二站图勒凯尔姆是一个热闹的市镇，与卡市的宁静恰成对照。街头人来人往，大小商店里熙熙攘攘，很像我们中国城镇里赶集的场景。小商贩们更是在街头甩卖各种廉价商品，吆喝声充满了歌唱的韵味，在市镇里袅袅盘旋，让行人一道分享那份轻松愉快的心情。这种夹杂着阿拉伯风情的似曾相识吸引了我们，我们在大街上、店铺里闲逛起来，橱窗柜台里许多商品都让我们觉得眼熟，原来这里竟有不少中国商品。在这个偏僻的巴勒斯坦小城居然能看到这么多“国货”，令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感到几分亲切。我们所到之处，迎接我们的总是巴勒斯坦人兴奋好奇的目光，不少人口中狂叫着“辛尼”（阿拉伯语“中国”的发音）。

再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又来到西岸最大的城市纳布卢斯。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美丽城市，在地中海高远晴朗的蓝天映衬下，一排排有着象牙般色泽的楼房疏落有致地散布在满是银绿色橄榄树丛的山坡上，竟有几分意想不到的清新姣美。纳布卢斯是巴勒斯坦的金融中心，城内银行云集，街道也比其他城镇显得更加宽阔，市容整洁，已基本具备了大都市的雏形。

城里仍有不少在建工程，正在大兴土木。这座城市散发出的勃勃生机令我们不禁憧憬她繁荣美好的明天。

到达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拉马拉时已近日落，在斜阳的映射下，诵经塔的身影格外修长。这座城市是约旦河西岸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气息很浓，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场、购物中心比比皆是，耐克鞋和万宝路香烟等美国广告随处可见。并不宽敞的街道上，流线型的新款跑车与慢悠悠的毛驴马车比肩而行，西装革履的青年与头戴传统头巾、身穿长袍的阿拉伯大叔混迹一堂，使这座城市将土与洋、民俗与时尚自然地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风情独特。

市中心路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巴勒斯坦警察正站在马路中央指挥交通，原来阿拉法特的车队就要从这里经过。四周的人越聚越多，在暮色中焦急地等待着。几分钟后，警车闪着蓝色警灯飞驰而来，7辆轰鸣的摩托车为阿拉法特乘坐的奔驰防弹车开道。奔驰车内，阿拉法特戴着头巾，身穿戎装，坐在前排司机身旁的座位上，透过宽大的前车窗，微笑着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致意。据说，阿拉法特在巴区巡视时，总是拒绝坐在舒适安全的后排座位上，坚持一定要坐在前排，让他的人民能看见他。车过之时，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鼓掌欢呼。虽然车队仅在几十秒钟内就风驰电掣般通过了路口，阿拉法特留给他们的也只是刹那间的一瞥，但人们的兴奋和激动仍难于控制，溢于言表。他们伫立街头，久久不愿散去。这一幕反映出了巴勒斯坦人民对阿拉法特发自内心的拥戴，使人不禁感慨万千，他确实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替代的领袖。

短暂的约旦河西岸一日行，我们见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交汇、充满发展生机和希望的西岸。然而，在近期持续不断的以巴流血冲突中，约旦河西岸成了重灾区——以军坦克开进这里的街巷横冲直撞，战机狂轰滥炸。我在电视里看到这里的城镇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昔日胜景不再，令人不胜唏嘘。

埃雷兹检查站见闻

埃雷兹检查站实际上是以巴关系的一个缩影。透过在这里的见闻，你可以对以巴矛盾和冲突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检查站位于加沙北面，是以巴分界线上最大的检查站，堪称以巴之间的门户。检查站旁

有一个以军兵营，过去以巴领导人多次在这里举行会见和谈判，使埃雷兹这个不见经传的地名尽人皆知。在这个检查站之外就是以色列的土地，里面则是被铁丝网从北、西、南三面包围起来的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

加沙曾是一个大难民营，聚居着成千上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它历来是巴勒斯坦人反以的基地，几乎每次反以起义的星星之火都是从这里点燃的，这更使得它成为了全球新闻媒体注目的焦点。以色列人一提到加沙也是百感交集，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将加沙称为“毒瘤”，拉宾担任总参谋长时也发誓“要将加沙淹没在大海里”。为此，以色列对加沙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加沙是块条形的狭长地带，面积不足365平方公里，除了西面烟波浩淼的地中海，其他三面都被以色列包围着。这个拥有一百多万居民的地区仅有3、4个被以色列牢牢控制着的对外出口，巴勒斯坦人的对外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没有最起码的行动自由。有人将加沙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囚笼”，而埃雷兹检查站就是这个“囚笼”的一个透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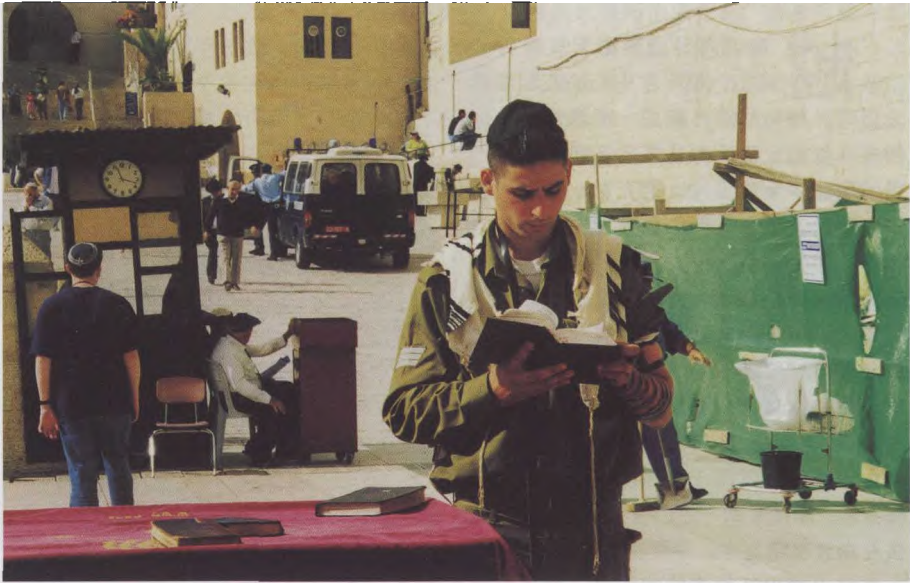
乍看上去，埃雷兹检查站跟普通的国与国之间边界上的关卡没有什么分别。这个检查站也分成不同的通道控制出入，不同流向、不同身份的人各行其道。我曾多次因公务进出加沙，都是经过这个检查站的“礼遇（VIP）通道”，过关手续相当简单。向入口处两个持枪的士兵出示外交官证件后，就可直接驾车进入检查站，在中央一排简易房里办理过境登记手续，一般只需10来分钟时间就可办完过关的手续，以军大兵的态度也还算有礼貌。

但实际上，进出检查站最多的巴勒斯坦人就不可能享受这样的礼遇。一般而言，身在加沙的普通巴勒斯坦人根本不可能进入以色列，只有那些没有所谓“安全案底”、得到以方许可的劳工，经过以方严格的甄别后才能拿到许可证到以色列境内去干苦力。在礼遇通道左边的隔离墙后的大棚下，有一条供巴勒斯坦人使用的通道，两侧全用3米高的铁皮严严实实地围起来，形成一条狭长的通道。以军士兵端着长枪站在顶上监视着下面过往巴勒斯坦人的一举一动。巴勒斯坦劳工每天都得先从加沙城内坐车到埃雷兹，步行通过检查站，在墙后的大棚下排队，接受以军士兵严格盘

查，任由以军士兵呼来唤去，随意搜身，翻检随身行李，不能有丝毫怨言，惟有逆来顺受，小心翼翼地通过被水泥隔离墩和铁丝网隔出的通道。如对以军士兵稍有不从或抗拒，就会遭至以军轻则暴打、重则枪击的待遇。

普通巴勒斯坦人更是绝对不可能踏足“礼遇通道”的，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才有权使用，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和别人也大不一样。驻以外交官以及犹太人的车辆实际上只需登记不经任何检查就可自由出入，但巴方官员的车辆却必须经过严格、繁琐甚至有侮辱人格之嫌的所谓“安全检查”，即使是以巴握手言和之时也不例外。而近来双方冲突激烈，更发生了以军枪击巴方议长座车事件。

检查站中央简易房的旁边有两个类似汽车修理厂检修汽车底盘用的地沟，足有两米多深，专门用来检查巴方车辆。进入以色列境内的巴方车辆必须开到上面去接受以军士兵的搜查。以军士兵还会下到汽车底盘下的那个地沟内，探头探脑地检查汽车底盘上是否携有炸弹之类的可疑物。我曾亲眼见到一位衣着笔挺的巴勒斯坦官员和他的妻儿无可奈何地站在车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满脸稚气的以色列小兵随意翻弄他们车上的私人物品，那一家人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怨忿，让人过目不忘。享受“特殊待遇”的官员尚且难逃如此“奇耻大辱”，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在墙后大棚下会受到何种歧视实在不难想象。



哭墙前念经的犹太士兵



耶路撒冷街头一个年轻的士兵向女友道别